

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

一个平常的故事

何其芳

YI GE PING CHANG DE GU SHI

何其芳

一个平常的故事

DEGLUSHI

一个平常的故事

何其芳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7/8 插页2 字数108,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 10151·600

定价: 0.54元



何其芳同志在工作



一九七六年春何其芳同志
在四川万县红砂碛

目 录

《燕泥集》后话	(1)
梦中道路	(4)
《刻意集》序	(10)
我和散文	(15)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23)
一个平常的故事	(33)
《还乡杂记》附记二	(45)
《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	(49)
《星火集》后记一	(55)
《夜歌》后记二	(62)
关于《生活是多么广阔》	(67)
写诗的经过	(74)
《散文选集》序	(106)
关于写作的通信	(109)

附录

忆何其芳	荒煤 (115)
------	------------

脑力劳动者

——关于何其芳同志的素描之二……………朱寨（122）

痛失良师

——回忆何其芳同志……………杜书瀛（134）

编后记……………陈尚哲（152）

《燕泥集》后话

去年《大公报》文艺副刊要我写一点对于新诗的意见或者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做的题目。若是非做不可，我的能力也仅能旁敲侧击一下而已。于是我准备写一篇《无弦琴》，准备开头便说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人，说他的墙壁上挂有一张无弦琴，每当春秋佳日，兴会所至，辄取下来抚弄一番。我的意思是说我间或也有一点抚弄之意。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渐渐地我那一点抚弄之意也终于消失了。

现在一本小书放在我面前：《汉园集》。翻开：《燕泥集》。

《燕泥集》？这难道是我自己那些情感的灰烬的墓碑吗，这样精致的一个名字又这样生疏？今年春天，之琳来信说我们那本小书^①不久可以印出，应该在各人的那一部分上题一个名字。我老早便拟有一个名字，但为了某种缘故不能用。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当即回信说，这个名字我很喜爱，因为它使我记起了孩提时的一种欢欣，而且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

① 指《汉园集》。我在大学生时代写的诗，曾选了一部分和卞之琳、李广田的诗一起编为《汉园集》。

心经营的残留在空梁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自己，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我独自踟蹰在蓝色的天空下，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带回去便是一篇诗。但这样的夜晚只和集中的第一辑有关系。对于第一辑中那些短短的歌吟我有一点偏爱——我说偏爱，因为我现在几乎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敢自信我的谛视。然而我从他人的评语里找到了一个字眼，一个理由，快乐。读着那些诗行我感到一种寂寞的快乐，在我的记忆里展开了一个寒冷地方的热带，一个北方的夏夜，使我毫不迟疑地认识我自己，如另外一篇未收入集中的《夏夜》所描写：

说呵，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
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
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为今夜这样美丽。
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我是一个留连光景的人，我喜欢以我自己的说法来解释那位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的名句，在刹那里握住了永恒。第二辑中则是一些不寐的夜晚里的长叹和辗转反侧。一阵远远的铁轨的震动，一声凄厉的汽笛，或者惨白的黎明里一匹驴子的呜咽。阴影那样沉重。又没有一种绝望的静寂。这变徵之音无法继续，我乃寻找着我失掉了的金钥匙，可以开启梦幻的门，让我带着岁月、烦忧和尘土回到那充满了绿阴的园子里去。我乃找到了一片荒凉。我乃发觉我连一张无弦琴也没有，渐渐地我那

抚弄之意也终于消失。

甚至现在我谛视着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泥巢，感到一种陌生人的惊讶。

我是芦苇，不知是一阵何等奇异的风鼓动着我，竟发出了声音。风过去了我便沉默。

而且我知道分行的抒写是一种冒险。一篇完美的诗是一个奇迹。我们要用文字制作一个肌肉丰满的形体，其困难正如雕刻师企图在冥顽地抵抗着斧斤的大理石身上表现他的思想和感情。当我们年轻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向着天空，向着爱情，向着人间或者梦中的美完全张开地注视，我们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一些珍珠，一些不假人工的宝石。但这算得什么呢，真正的艺术家的条件在于能够自觉地创造。所以不但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伴侣，就是翻开那些经过了长长的时间的啮损还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们也会悲哀地喊道：他们写了多少坏诗！艺术是无情的，它要求的挑选的不仅是忠贞。在这中间一定有许多悲剧，一定有许多入象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英雄终于失败了，终于孤独地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我并不是在这里作不祥的暗示。对于未来我并不绝望。但我实在有一点悲伤我自己的贫乏，而且当我倾听时，让我诚实地说出来吧，他人的声音也是多么微茫，多么萎靡。

1936年6月8日为《新诗》创刊号作，天津

梦中道路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燕泥集》中有一篇以这样两行收尾的短诗。那仿佛是我的情感的界石，从它我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进了一个荒凉的季节。那篇诗里的意象的构成基于一次悲哀的经验。那年我回到我的生长地去，象探访一个旧日的友人似地独自走进了我童年的王国，一个柏树林子。在那枝叶复荫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声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时的足迹和欢笑和恐惧——那时我独自走进那林子的深处便感到恐惧，一种对于阔大的神秘感觉；但现在，那些巨人似的古木谦逊地低下了头了，那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影子烟雾一样消散了，“在我带异乡尘土的足下”这昔日的王国“可悲泣的小”。我痴立了一会儿。我叹息我丧失了许多可珍贵的东西。一直到我重又回到这个沙漠地方来，我才觉得我象印度王子出游，多领悟了一些人生；或者象食了智慧之果而被沦滴的亚当，我失掉了我的伊甸但并不追悔。从此我不复是一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

我曾有过一段多么热心写诗的时间虽说多么短促。我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这种寂寞中的工作竟成了我的癖好，我不追问是一阵什么风吹着我，在我的空虚里鼓弄出似乎悦耳的声音，我也不反省是何等偶然的遭遇使我开始了抒情的写作。

我们幼时喜欢收藏许多小小的玩具，一个古铜钱，一枚贝壳，一串从旧宫灯上掉下来的珠子，等到我们长大了则更愿意在自己的庭园里亲自用手栽植一些珍异的芬芳的花草。

书籍，我亲密的朋友，它第一次走进我的玩具中间是以故事的形式。渐渐地在那些情节和人物之外我能欣赏文字本身的优美了。我能读许多另外的书了。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和丰富。在一座小楼上，在簌簌的松涛声里，在静静的长昼或者在灯光前，我自己翻读着破旧的大木箱里的书籍。象寻找着适合口味的食物。

一个新环境的变换使我忘记了我那些寂寞的家居中的伴侣。我过了一年半的放纵的学校生活。直到一个波浪把我送到异乡的荒城中，我才重获得了我的平静，过分早熟地甘心让自己关闭在孤独里。我不向那些十五六岁的同辈孩子展开我的友谊和快乐和悲哀，却重又读着许许多多书，读得我的脸变成苍白。这时我才算接触到新文学。我常常独自走到颓圯的城堞上去听着流向黄昏的忧郁的江涛，或者深夜坐在小屋子里听着檐间的残滴，然后在了一本秘藏的小手册上以早期流行的形式写下我那些幼稚的感情，零碎的思想。

之后我在一个荒凉的海滨住了一年。阔大的天空与新鲜的

气息并没有给我什么益处。我象一棵托根在硠薄地方的树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而我小小的骄傲的枝叶反阻碍了自己的生长。

衰落的北方的旧都成为我的第二乡土，在那寒冷的气候和沙漠似的干涸里我却坚忍地长起来了，开了憔悴的花朵。假若这数载光阴过度在别的地方我不知我会结出何种果实。但那无云的蓝天，那鸽笛，那在夕阳里闪耀着凋残的华丽的宫阙确曾使我作过很多的梦。

Oh dream how sweet, too sweet, too bitter-sweet,

Whose wakening should have been in Paradise……^①

我那时温柔而多感地读着克利斯丁娜·乔治娜·罗塞谛和阿尔弗烈·丁尼生的诗。一种悠扬的俚俗的音乐回荡在我心里。我曾在一日夜间以百余行写出一个流利的平庸的故事，博得一位朋友称许它的音节，又一位朋友从辽远的南方致我以过分的赞赏。那种未成格调的歌继续了半年。那些脆薄的早落的黄叶只能在炉火里发出一次光亮。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摩我，摇撼我，摧折我，最后给我留下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我才象一块经过了磨琢的璞玉发出自己的光辉，在我自己的心灵里听到了自然流露的真纯的音籁。阴影一样压在我身上的那些十九世纪的浮夸的情感变为宁静，透明了，我仿佛呼吸着一种新的空气流。一种新的柔和，

① 这是英国十九世纪女诗人克利斯丁娜·乔治娜·罗塞谛(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的两行诗，意思是：“呵，梦是多么甜蜜，太甜蜜，太带有苦味的甜蜜，它的醒来应该是在乐园里……”

新的美丽。当清晨，当星夜，我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踟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幽暗的小窗前，常有一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我又开始推敲吟哦了。这才算是我的真正的开始。然而我没有天赋的匠心和忍耐，从这开始便清楚我许多小小建筑的倾斜，坍塌，不值一顾。我自知是一道源头枯窘的溪水，不会有什么壮观的波澜，而且随时都可干涸。我仅仅希望制作一些娱悦自己的玩具。这时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

《燕泥集》中的第一辑便是这期间内的制作的残留。原有的篇什在这三倍以上。这一段短促的日子我颇珍惜，因为我作了许多好梦。

此后我便越过了一个界石，从它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入荒凉的季节里。

当我从一次出游回到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里变了颜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象一些辽远的温柔的东西。我垂下了翅膀。我发出一些“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我读着一些现代英美诗人的诗。我听着啄木鸟的声音，听着更柝，而当我徘徊在那重门锁闭的废宫外，我更仿佛听见了低咽的哭泣，我不知发自那些被禁锢的幽灵还是发自我心里。

在这阴暗的一年里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觉得那种不分行的抒写更适宜于表达我的郁结与颓丧。然而我仍未忘情于这侍奉了许久的女神。我仍想从一条道路返回到昔日的宁静，透明。我凝着忍耐继续写了一点。但愈觉枯窘。我沉默着过了整整一年。假若我重又开始，不知是一种使我自己如何

惊讶的歌唱。

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楚水悠悠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份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

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

用我们的口语去表现那些颜色，那些图案，真费了我不少苦涩的推敲。我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一个小小苦工的完成是我仅有的愉快。但这种愉快不过犹如叹一口轻松的气，因为这刚脱离了我劳瘁的手而竖立的建筑物于我已一点也不新鲜，我熟悉它每一个栋梁，每一个角落，不象在他人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一种奇异风土的迷醉。

有时我厌弃自己的精致。

现在有些人非难着新诗的晦涩，不知道这种非难有没有我的份儿。除了由于一种根本的混乱或不能驾御文字的仓皇，我们难于索解的原因不在作品而在我们自己不能追踪作者的想象。有些作者常常省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之间的连锁，有如他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假若我们没有心灵的翅膀便无从追踪。

然而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倒是有一点厌弃我自己的精致。为什么这样枯窘？为什么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独自摸索的经历的是这样一条迷离的道路？

1936年6月19日为《大公报诗刊》第一期作，天津